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四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僖公

五年春

附錄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傳為備故也素察妖祥

逆為之備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告乃書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置薪焉不謹慎所為多置薪中于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

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也尋用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袪袂也遂出奔翟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

中生自殺而斥言晉侯何也春秋之法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皆直稱君殺端本清源以為後戒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殺得其罪故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

伯姬歸杞十三年耳其子必幼而以之來朝者蓋是年杞惠公卒疑方有疾伯姬以子為魯之甥故攜之至魯令攝父行朝禮以豫託於魯也先王之

制童子侯不朝況諸侯之子幼而未誓於天子者乎伯姬失婦道杞伯失夫道魯公失主道皆非也

故穀梁子曰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凡内朝聘皆曰如牟小國也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是邦交之禮無聞焉傳言茲因聘而娶經不書常事故也先儒謂罪其託君命以遂其私

非也韓侯因覲而娶事列大雅則無悖於禮可知矣果罪之也則當明著其事今見於經者乃內大夫出聘之常詞而不書其娶何由知其託君命以遂私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羊穀梁俱作首戴後同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公羊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傳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言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至尊之儲貳至重所在

非人臣比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王世子不得與諸侯列序也故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葵丘之會宰周公序諸侯之上與盟洮之王人同

例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文者以世子之尊非宰臣比也不書會齊侯者齊侯不敢為會主也

附錄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畢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

公羊傳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 塊然安然也 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

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之謹於禮也春秋常法會盟同地不再書其地此會盟同

地而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
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
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同心翊戴尊王世子
而不敢與盟顯明大義潛革姦萌一舉而父子君
臣之道皆得焉一匡之烈莫大於此春秋所以特
文以著其美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周公宰孔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名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時鄭伯内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鄭伯書逃賤之也國君而匹夫行故惡之或曰名鄭伯以從楚王命也何惡乎鄭伯春秋以大義正天下謀定世子天下之公也名鄭從楚惠王之私也君能制命曰義臣能守命曰信制命非義而守之非所謂信也故春秋深罪鄭伯以示為人臣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弦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蘄水縣有軑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此楚滅國之始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道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案安陽漢志作陽安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也柏杜注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縣西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弦子書奔不服於楚也不書名有興復之望焉其位蓋未絶也弦以恃齊不設備而亡桓不能救此楚所以無忌馴至於伐黄滅江而為桓公霸業之

纍與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道滅下陽晉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輔為外表車是内骨故云相依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

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讓國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王季大伯虞仲母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名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號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旅獒文也繄書作其言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物一而異用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杜注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而修虞祀虞所命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女曰媵以屈辱之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于地縕于晉也時虞已包裹屬于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其猶下執之之處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虞虢之滅不見於經故三傳各為之說然舊史從赴告傳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舊史所不書孔子不得而益也虞虢之滅蓋晉人修其祀而不以滅告而所告獨執虞公故舊史所書孔子無以易耳

六年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杜注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密邑名鄭人所新築者不時城解經言新城之意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

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杜注楚地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　焚其櫬禮而命

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桓之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故書伐書圍乃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楚人圍許以救鄭與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不書楚人救鄭而書諸侯之救許則楚罪明矣凡書救皆善之也書

遂救善之尤也救許乃繼事魯公會師本以伐鄭告廟故歸仍以伐鄭致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人逃義甘心即楚新城之役猶未悔禍齊爲是

復治之則罪在鄭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小邾杜注邾之別封宋忠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為小邾子今山東滕縣嶧縣並有郳城樂史云郳城在丞縣文獻通考云郳城今沂州嶧即古丞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嶧者為近

郳乃邾之別封齊桓請於王而進之命為小邾子始得王命而來朝杜預以為郳黎來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

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後之人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傳　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稱國以殺者罪鄭伯也已則逃盟不知自反而內忌信讒委罪執政其刑頗矣然則申侯無罪乎左氏載申侯初有寵于楚文王自楚奔鄭則不忘故國導鄭從楚理或有之故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能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穀梁作寧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今山東魚臺縣東穀城鎮即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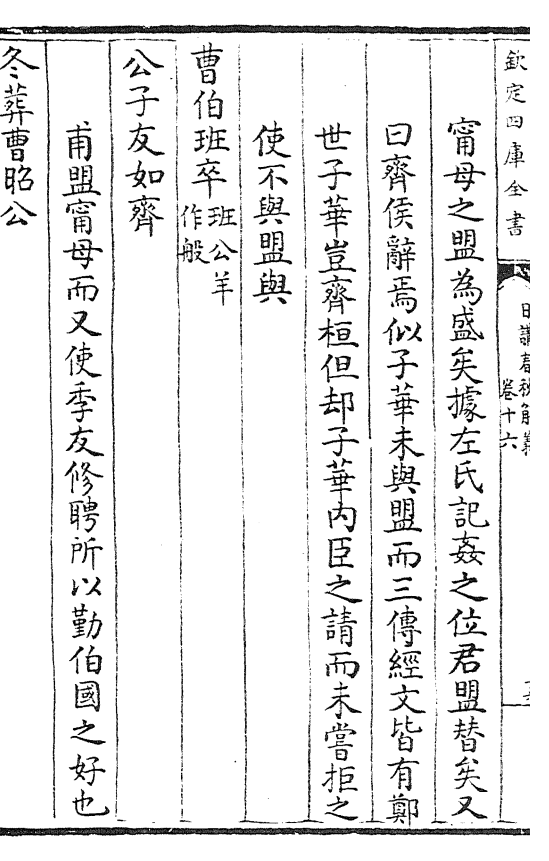
左傳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攜離也）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焉也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

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穀梁傳 衣裳之會也

按周禮大行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有職貢及周之衰諸侯惰慢齊桓為衣裳之會總率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於天子又能納管仲之言郤子華之請首止葵丘而外



甯母之盟爲盛矣據左氏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焉似子華未與盟而三傳經文皆有鄭世子華豈齊桓但却子華内臣之請而未嘗拒之使不與盟與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附錄

左傳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王之子也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有洮城

左傳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定位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也）

穀梁傳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　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汋血而與之）

王人微者而序乎諸侯之上重王命也王臣與列

國同盟諸侯之抗也而於是盟則無譏焉蓋襄王

告難于齊本欲藉侯伯之權以鎮撫王室桓公大

合諸侯同心翊戴而推王人以莅斯盟俾以微者

而列天下公侯之上則子帶之黨不覺震懾而輯

其邪心矣此桓公之以大義行權而不悖乎經也

乞者卑遜以屈之詞鄭伯始而逃歸今則乞盟直

書其事以見其不明於義而自取愧辱也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采桑杜注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在今山西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不耻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齊桓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晉恃彊且遠不與齊合故狄無所忌而伐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

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不得不以夫人書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姓氏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言夫人）

禮不王不禘故程子以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聖人因事而書以見其非禮使於禮無違則

當書大事而不書禘矣致夫人之說三傳各異劉向祖穀梁而胡氏從之葢成風也致者用夫人之禮見於廟而正位號也以私恩崇其母於大廟則輕宗廟矣故不稱姓氏以深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玆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玆父襄公也目夷襄公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御公羊穀梁作禦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在喪未葬也小童王自稱之辭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不書葬魯不會也宋襄方出會葵丘葬禮遂簡故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公羊以為為襄公諱豈有魯史而為宋諱之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杜注陳畱外黄縣東有葵丘釋例曰宋地也在今河南考城縣東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二王之後禮得賜之今賜齊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

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自堂下受胙于堂上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

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宰周公冢宰而兼三公也以冢宰而兼三公其職

任重矣乃與諸侯列序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天澤之義也凡諸侯在喪而出會以喪服行者稱子以吉服行者稱爵宋子與會君子以為無哀而在齊桓亦為過舉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不以殤禮降也

穀梁傳 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

伯姬未嫁何以書卒在禮女子許嫁以成人之喪治之許嫁於諸侯故不以殤禮降也其為諸侯之媵與嫁於世子大夫者則不書蕩伯姬子叔姬之類是也惟紀叔姬之卒以執節故特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人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故備日美之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塞也專水利以障谷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毋易樹子樹子嫡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于內

齊桓尊王之實事於三會見之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正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遏亂萌今會葵丘以明王禁而垂大法故孟子稱葵丘五命以為桓公盛事而春秋再書其地以美之也嗣王初

立羣小尚懷異心而大合諸侯申嚴王禁首以誅不孝毋易樹子命焉是以王子帶之黨終桓公之世不敢為非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羊作甲戌詭諸左氏作佹諸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稺與諸子懸藐辱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憾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荀叔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之缺失難治甚于白圭 荀息有焉

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自謂身為君父廢立惟其所欲臣民莫敢不從也今獻公甫卒奚齊立而里克殺之春秋不曰弒君而曰殺其君之子者明國人不子也其君自子之而國人不以為子蓋天理根於人心不可滅息也公羊氏以未踰年為義按齊舍亦未踰年而不書君之子則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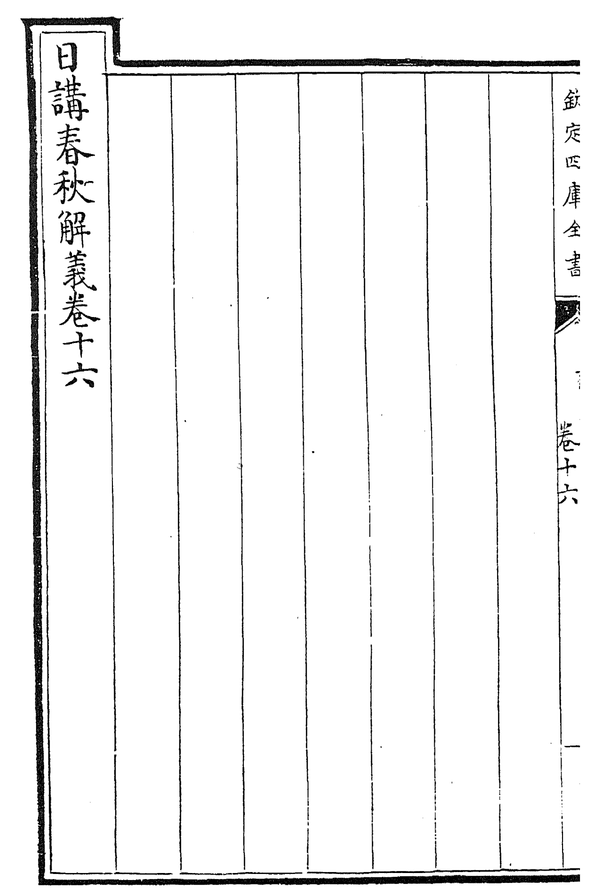
不可通矣

附錄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高梁杜注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東高梁都地名梁墟是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援則無讎讐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也 夷吾弱不好弄 弄戲也 能鬭不過長

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僭賊則可為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故曰

魚氏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四十二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七

僖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盟柯以後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勢益張諸侯不朝周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秋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于温故曰温子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叛王事在莊十九年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弦江黄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能救以其遠也温乃畿内之國而狄滅之諸侯坐視不救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卓公羊作卓子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子之義已見於奚齊之死故於卓正其君臣之名以著里克弑逆之罪也驪姬作難所難者里克耳使克明於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聞優施之言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驪姬之謀未必不懈使獻公終不能寤而殺申生則以死徇之大臣匡君師傅受子之義交盡矣乃以中立求免固讒賊之謀速申生之死克尚有人心哉故正其弑君之罪以示人臣遭遇國

難求生避禍以陷於大惡而終亦不免於死亡者先儒有言為人臣子而不明於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豈不信與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

驪姬者國色也其顔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

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傳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從君於昏而春秋以死節書比於孔父仇牧何也人情於死生之際每至奪其本心甘棄名義而不顧息之不食其言亦足以愧天下受寄託之任而背之者矣故進之以甚荀免之惡也使荀息初聞獻公廢立之命即能以大義爭之使知變易國常非所以全二子則其義益高其功益遠左氏

引白圭之詩蓋嘉息之不食其言而深惜其始言之玷也司馬光之論篤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或曰即山戎或曰非也當時患有大於戎者狄滅温楚滅弦圍許舍此不圖而從事於戎是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亦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簒）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與里克俱死）

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踊豫也獻公殺申生文公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絶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

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

將殺我也

里克旣負弒君之罪晉人殺之則當從州吁無知之例為討賊之詞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始以賂求旣而背之又懼其意在重耳而假詞以殺之非能為二孺子討賊也

秋七月

附録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

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敝敗也韓杜注晉地今屬陝西西安府地名韓原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書大雨雪者三在隐則以日書在桓則以月書此以時書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大雨雪為異

附錄左傳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 泠至秦大夫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

之黨也祁舉晉大夫七輿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每乘一大夫主之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大主秦也小怨里丕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丕鄭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于秦伯欲出晉君則信有罪矣

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鄭非弒君之賊也惠公徒以其異己而殺之則殺之不以罪觀丕鄭之事則里克之死出於惠公之私而非以討賊益明矣其稱國者兼罪用事之臣不能格君心之非而贊其濫刑以危國也

附錄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見於經合禮故也夫人於傳無考而按其時代當為桓公之女可以歸寧不可以與會公稔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桓公親見兩國之事亦苟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厠於其間桓公之志益怠業益衰至楚人滅黄而

不能救於是可徵矣

附錄

左傳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揚拒泉皋杜注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今河南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亭也伊雒之戎杜注諸雒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召戎欲因以簒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事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冬楚人伐黄

左傳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黄人恃齊故

貫之盟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既知力不能救乃與之盟以怒楚而速其亡桓公之處心不仁而制事亦失理矣故春秋於弦温之滅皆不書伐而黄獨書伐以示告命既至效死固守更歷三時援絶勢窮而上下

同力以就滅爲可哀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

附錄左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

夏楚人滅黄

左傳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郢楚都夏楚滅黄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興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能死社稷猶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禮稱寓公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而死於

其位是謂得正而斃於事為不幸於禮為無慽公羊氏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江黄二國是矣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

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也時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

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

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春秋之初狄最盛彊桓公雖救邢衛未嘗親與敵戰今見楚人滅黄而齊不能救是以復逞志於衛明年侵鄭逼近王都而淮夷亦來病杞盖霸者以力假仁其心不能有勤而無怠故其業必至初盛而終衰觀春秋所書則知仲尼之徒所以不道桓文之事也

附錄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開州東南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諸侯戍卒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鹹之會謀城杞也城杞之諸侯即在會者凡土功龍見而戒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日至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故會在今年之夏明年春始城之正合土功之時蓋諸侯受功於會旋返其國至明年春始各就功役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觀友之聘則齊侯在國明矣以是知諸侯咸返其

國也

附錄左傳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杜注秦國都今陝西鳳翔縣南有古雍城絳杜注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雍臨渭絳臨汾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未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不書城杞杞未遷也齊桓之城三國書辭各異邪

以自遷為文則其國尚存無專封之嫌故再序三國之師以見得救患恤鄰之義也楚丘之城則衛已滅而復封之其功雖大其事尤專故沒諸侯而不書以責其不禀王命也至於緣陵之城則淮夷病杞諸侯城而遷之其功不若楚丘之大其事亦不若楚丘之專故直書諸侯而不序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於此可見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杜注鄫

國琅琊鄫縣今山東嶧縣東有鄫城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言為季姬所使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巳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巳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范甯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

未必然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故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但季姬不繫於鄫乃女子未嫁之稱且遇者邂逅之辭夫婦相會不宜言遇又明年宜書鄫季姬歸而曰季姬歸于鄫義皆未安姑竝存以俟參考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杜注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今沙鹿山在直隸元城縣東其西有沙鹿城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鹿山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國主山川山川之變咎歸國君此年沙鹿崩明年晉侯見獲於秦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志物

之反常使人恐懼修省之義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穀梁諸侯時卒惡之也

附錄

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晉大夫虢射惠公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

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周官行人職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周之舊典也王制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僖公十年朝齊此年又朝齊蓋用五年一朝之禮直同於事天子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羊作率後同牡丘牡注地名闕今聊城縣東北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孟穆伯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善救徐也

徐嘗為齊取舒以披楚之與國故楚人滅黃之後嗣事於徐是徐為齊受師也況楚人憑陵東夏其勢漸張援徐以遏其鋒當如救焚拯溺且青徐地接無餽餉越險之難桓公乃逡巡牡丘遂止於匡而使大夫救徐何其志之衰氣之餒也以霸主合七國之君尚畏楚而不敢前諸大夫之志能毋怯

士衆之氣尚可鼓乎用比知帝王之道至誠無息故盛德大業克保於終霸者假仁義以為名則始勤終怠德衰而業亦墮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隨州北有厲山厲鄉在山下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復伐厲救之

厲介徐楚之間乃楚與國兵法攻所必救伐厲以救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知厲非楚所必救矣用師而漫無成莫無怪其威頓而勢屈也

八月螽（公羊作螺）

穀梁傳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春秋於魯君歸國而以會致者始此公自正月如

齊因會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俟大夫之救徐
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慝惡也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晝日而冥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

氏之孚則徵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爲祧諸侯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士二曰考廟王考廟士上士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明天人相感

之義也大夫之家廟震事甚微細而聖人不削謹天變也夷謚伯字在禮大夫既歿雖言於君所稱謚若字故史冊因之與始卒稱名異劉敞之說非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嘗從齊伐宋宋人憾焉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宋襄固為不義而自齊桓

叙霸諸侯無私爭者垂三十年至此不能制諸侯之侵伐即桓德之衰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在今江南虹縣東北

左傳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穀梁傳　夷狄相敗志也

楚人越千里以攻徐齊桓統七國之師畏楚而不敢進春秋書諸侯盟次大夫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

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具見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獻武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虢略杜注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今河南及華山華山杜注在弘農華陰縣西南今屬陝西西安府南嵩縣境是也

内及解梁城解梁城杜注河東解縣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解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秦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詰之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三去猶易所謂三驅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喻晉惠公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秦三敗晉師遂從之及于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步揚御戎步揚郤犫之父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憤興外強中乾（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

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憂慼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

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狄突不寐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以至言至于已甚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必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經逆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逆秦伯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今陝西鄠縣東有鄠宮又東有靈囿囿中有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任當也）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公子縶秦大夫）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

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郤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且召之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于是乎作爰田爰易也言分公田之稅舊應入公者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謂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也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震為雷為木離為火木者火之母火動熾而焚木女嫁反害母家之象故曰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震為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外近在宗邑丘猶邑也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木離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此子

圉質秦之象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杜注晉地在平陽府楊氏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梁墟是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先君敗德致公及此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何益于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邪惡

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主于競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今山西霍州呂鄉有陰地村王城杜注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在今陝西朝邑縣東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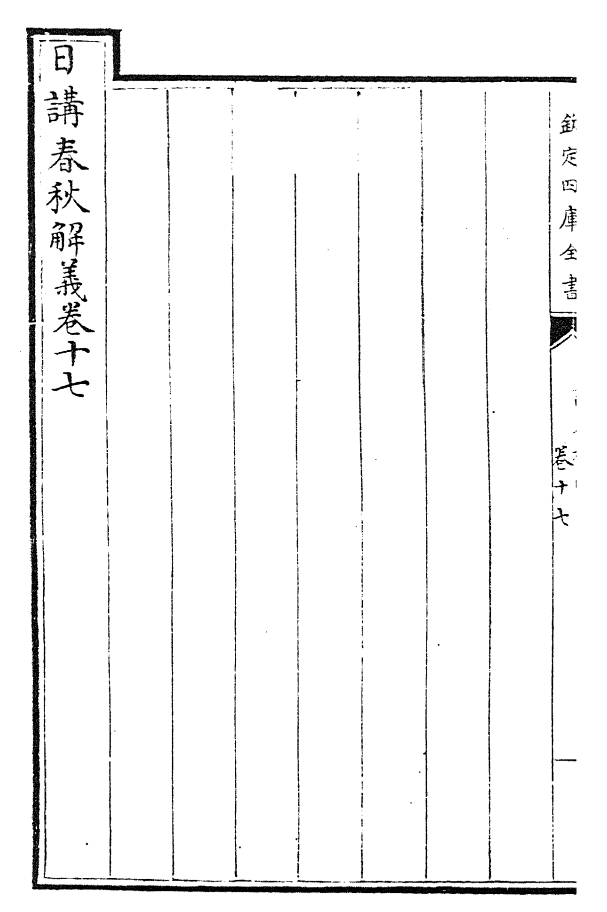
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始晉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宋世家云紂親戚也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河東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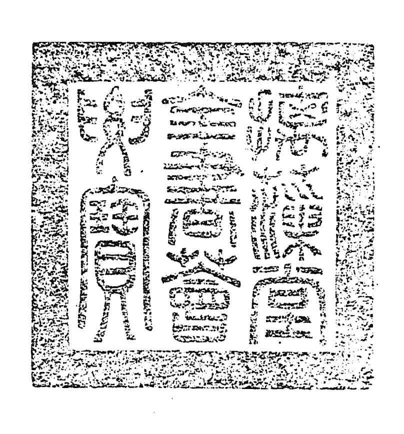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不書以歸未至其國都也不書師敗績君重於師故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晉侯三施不報抗兵逆戰及見獲
于秦秦伯舍諸國外而旋歸之在晉侯為自取敗
在秦伯為善取勝故書法如此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